

读的时候想到了啥就随手写了下来，纯属个人观点。

坦塔罗斯如是说

一

坦塔罗斯是宙斯的儿子，吕狄亚的西庇洛斯的国王，他是个十分富有的人。

非但如此，在享有非凡的财富的同时，他还享受诸神的礼遇。他能够和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一起吃饭，能够享受仙界的珍馐佳酿；他也不必回避众神的谈话，因此他得以知道诸多神灵的秘密。但是由于时隔久远，且数千年前的古希腊并没有记录下来的缘故，对于这部分所谓神仙的秘密，我们不得而知。当然，我们可以试着去揣测，但结果总会是错的，因为神灵的心里不是我们能够揣测并记录的。但是，有一些内容，我们的确可以去想一想。

二

坦塔罗斯是宙斯的儿子，吕狄亚的西庇洛斯的国王，他是个十分富有且出身高贵的人。

然而，他所享有的一切却只使得他愈加傲慢和目中无人。甚至他开始怀疑起来众神的力量。这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他听到过诸神的谈话，看见诸神的烦恼和快乐，觉得他们与常人无异。因此，坦塔罗斯，宙斯的儿子以及吕狄亚的西庇洛斯的国王，决心总有一天要试一试诸神的力量。

一天，坦塔罗斯自奥林匹克返回，他邀请他的朋友若干，讲述他的种种奇闻。

“喂，你今天看到什么了，我看你面露喜色哩！”张三红着脸，按捺不住的说。这样一来更是吊起了其他人的胃口。一伙人盯着面前高贵的坦塔罗斯，宙斯的儿子，吕狄亚的西庇洛斯的国王。

神态、细节，或可更详细

坦塔罗斯的虚荣心像是被吊起了胃口，他开始洋洋自得的讲述道：

“哦呦！那可不得了了！你们知道奥林匹斯的大门吗？”

“这谁哪个见过啊，您老就别卖关子了，快给我们讲讲。”李四见都没人回答，有一搭没一搭的应和着。其他人也嚷嚷着附和着李四。

坦塔罗斯扬起手臂，示意安静。其他人立马敛声屏气，一双双眼睛圆睁着，恨不得自己的眼珠子飞到坦塔罗斯的面前，一排排站好，好不错过坦塔罗斯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坦塔罗斯开口道：“诸位大人，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那奥林匹斯的大门，我的父亲——即尊贵的宙斯，说那大门是创世以前就造就的；他老人家还说，两边的立柱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们的根基在冥府，他们的顶部是苍穹。这些立柱让大海和天空分离，让人间和天堂分离，同时也让我们和地狱分离。话说那立柱真个高不可及，即使从奥林匹斯山望去，也不能到头。要知道，站在奥林匹斯山上俯瞰人间，只能看到大陆和海洋，人间的踪影都看不到。再说那奥林匹斯的地面，是一朵朵白云，那些白云只驮载神仙，我因为一半是宙斯血统的缘故，才能够勉强站立，更不要说你们了。所以你们这样的人去了那里也是没用。”

坦塔罗斯傲慢、目中无人，直写。若能从神态、言语、细节中体会是否更好。

同上

坦塔罗斯佯装休息，其实他是不知道讲什么了。他到奥林匹斯的方式是西风之神泽菲罗斯拉着过去的，由于他的速度太快，他只好紧紧的抓着西风之神，跪卧在那里，连大门是个什么样子都没有看清楚。

且说下面一众人，听了这番话，心里活动繁多，约莫为两类。一类是张三那种人，表面上喜气洋洋，嬉皮笑脸，内心里却泛起了巨大的厌恶。觉得这个坦塔罗斯太过傲慢了，而在心里面默默骂着他。另一类是李四这种人，他深深为坦塔罗斯的讲述所动容，觉得能有这样一个朋友，是他的荣幸；与此同时一股自卑涌了上来。

三

再说坦塔罗斯这边，由于实在词穷，他环视了一遍众宾客，看着兴奋的张三、倾慕

的李四等人，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于是他决定，宴请宾客。

“实不相瞒各位，你我皆为兄弟，”坦塔罗斯这样开场道，突然他压低声音说，“今儿啊，我从我宙斯老爹那里偷了一瓶酒，你我皆为兄弟，我已经给各位分好了。”

下面的一群人都不敢吱声，连张三也红着脸死钩钩地盯着坦塔罗斯。

突然坦塔罗斯抬高声音，“哈哈，美酒不必多言，各位，我有现杀的羊一百头，今天咱们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众人应和道“国王好兴致！好兴致啊...”

且说那坦塔罗斯，其实他从仙界就偷了一杯酒，是一位女神不胜酒力，实在喝不下又吐回杯子里的，坦塔罗斯连着这个杯子一起藏在了袖口里，坐着西风之神的云朵返回时，一路上已经撒掉了 99%，剩余的也绝超不过 3 滴。坦塔罗斯小心的护着这个杯子，来到了他的宫殿，夏季天热，一路走来，更是挥发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了最后一滴。“我那金贵的一滴酒！”坦塔罗斯喃喃道。

且说这最后一滴的遭遇，又是一番曲折。坦塔罗斯下令上酒，这滴仙界的酒于是从地窖中捧了上来，为了避免酒杯温度升高，侍女先是给被子外面裹了三层沾满冰水的布，再把自己泡在冰水里三个小时，只等主人一声命令，她们便把这珍贵的一滴酒呈送过去。

且说大殿上的一群人，看着被一群侍女簇拥着的仙界的酒杯，一个个都全神贯注，目不转睛，仿佛是向日葵对着太阳一样，集体性的做着圆周运动。坦塔罗斯不愧为宙斯的儿子、吕狄亚的西庇洛斯的国王，他神机妙算，料想到泡了三个小时冷水的侍女，定会变得肤白如雪，光彩夺目。此刻真个像是天女下凡，衣袂飘飘，香风袅袅。

再说那仙界的杯子，是纯金打造的，却又不显厚重，雕刻的花纹、飞虫、走兽绝非人间所有，看这手笔，没准儿是库克罗普斯业余时创作的。要问库克罗普斯是谁，那可是个不得了的人物，他是宇宙间最伟大的锻造师，就连宙斯的那把所向披靡闪电长矛都是他造的哩。

众人纷纷表示要欣赏一下这个酒杯，被虚荣心冲昏了头的坦塔罗斯揭开缠绕在杯子上的布，郑重其事的站起来，把杯子高举头上，郑重其事的环绕一周。他的威严庄重真不愧为一代君王。众人的兴致被一下子推向了高潮，李四率先起身，大声说道：

“尊贵的坦塔罗斯，您贵为宙斯的儿子，高贵的国王，今日如此款待我等，实乃三生有幸，李四不才，先敬您一杯！”众人也在下面嚷嚷起哄，一个个勾肩搭背，笑不拢嘴。就连张三，也为国王如此的慷慨动容。

这边李四喝完了仙界的酒，眉头却像打了结一样，闷声不吭地坐了下去。众宾客大为懊恼，觉得他不给国王面子，喝如此贵重的酒，竟然反应如此平淡。其余宾客遂一起站起来，高呼“荣光降于伟大的坦塔罗斯！”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而后，大殿安静了 3.5 秒钟，刚才一直被人声压着的蝉鸣声趁势聒噪起来。突然宾客中一个人说道，“哎呀哎呀，真是好酒，竟让人一时忘记了眼前，忘记了人间。”“对对对！”众宾客应和道。突然，一直不说话的李四开口了，“My Lord，您的酒果真是仙界的酒，我等凡人不胜酒力，就此告辞。”其余宾客心里面对李四感激不尽，连羊肉都顾不得吃，纷纷称醉，仓皇告辞。

坦塔罗斯轻蔑的笑着这群人，心里面升起了言说不尽的优越感，他把杯子送到嘴边，准备再品味一下仙界的美酒，却不料什么也没喝到。原来，就在他展示杯子和接受敬酒的那会儿，最后一滴酒也蒸发了。坦塔罗斯大为光火，决定惩罚侍女，却得知侍女因为泡冰水太长时间，一个个病入膏肓，危在旦夕。

再说从城堡里走出来的众宾客，刚走到大门，一个个都吐了起来。原来那根本不是什么仙界的酒，只不过是一些葡萄酒加鱼子酱和橄榄油兑制而成的不知名的饮料，是坦塔罗斯为了吹牛临时准备的；加入的东西自然很名贵，可兑在一起的口感让人作呕。据

说那天众宾客吐出来的呕吐物汇聚成一条洪流，沿着街道流了 999.99 米，这条细流两边密密麻麻的排着蚂蚁，对于人间无法消受的“仙界”美食，只好由蚂蚁来代劳了。

四

是日，坦塔罗斯宴毕众宾客，心里面如沐春风一般，不仅是因为众宾客给了他面子，还因为他们匆匆离去，羊肉也没有吃，省得他去破费了。实际上他也就宰了三头羊，还是三头年老体弱的又瘦又病的羊，浑身上下没有肉能吃，当晚，坦塔罗斯啃着羊骨头，嚼了几根后腿骨才算吃饱，因为心里痛快，没有仔细咀嚼，羊骨头被啃得生糙锐利，差点割破他的喉咙。

生糙锐利？想起曹雪芹写红楼，批阅十数载、增删数十次。不写则已，写则精雕细琢。不求数十载，或可四五遍。

纵然坦塔罗斯得到了人间一切，可是那个念头一直纠缠着他诱惑着他，念头就像是身体里的长出的嫩芽，命运般不可避免的长大。那一天终于来了，他要把这个可怕的念头化为实际。他来到珀罗普斯的房间，开口问道：

“吾儿，可否相信父王的神力？”

“当然相信，尊贵的父王。”珀罗普斯回答道。

“好！可否愿意为父王献上生命？”

“父王，怎么了？是有人玷污了您的名声吗？还是说有人欺凌我们的人民，霸占我们的土地，搅扰我们的和平，妒忌我们的伟大。若是这样的话，我一定会让他后悔有如此粗鲁的举动。”

嘿嘿！

儿子的眸子亮了起来，父亲摇头。

“那一定是我们国家的某个地方触怒了天上的众神，被天神施以惩罚；但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子民，是生活在您，坦塔罗斯，宙斯的儿子、吕狄亚的西庇洛斯的国王，光荣的名号下的百姓，我们不能置他们于水火之中，我会为了哪怕多营救一人而献出生命。”

儿子的眸子亮的吓人，父亲却又摇头。

父亲敲了他脑袋三下，指了指外面，珀罗普斯茫然无措。

却说这时恰逢吕狄亚的西庇洛斯的钟楼“当”“当”“当”的敲了三下，儿子明白了，晚上钟楼响三下的时候，他就要到父亲指着的那个院子里。

儿子兴奋的告别了父亲。

时间不以人为意志而改变自己的速度，滴滴答答间却书写着每一个人的命运。尽管珀罗普斯焦急的等待着寅时的到来，可是事实是距离那一刻还有很多的时间要度过。珀罗普斯百无聊赖，读起了诸神的故事。他看啊看，看到了他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宙斯如何成为第三代神王的故事。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熟悉的故事，却在他的心里引起了巨大的恐慌。

这个故事是生活在古希腊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开头的部分最能让人痛恨第二代神王克罗诺斯。克罗诺斯推翻了父亲的统治，因此他害怕自己也会被将来自己的孩子所推翻，因此他把自己的孩子都吞到了胃里，以绝后患。正当这时，钟楼悠然敲了三下，“当”，“当”，“当”，时间戏剧性的到了。

这样一个熟悉的故事，他的守护神波塞冬却让他心战不已，直流冷汗。珀罗普斯知道这是神明的意思，他虔诚的对着渐渐沉入夜色的大海，进行虔诚的祈祷，他预料到将会发生不好的事情。虽然如此，但是他还是要去父亲指着的那个院子里，男子汉怎么能不遵守自己许下的诺言呢？没准是有人想要暗杀自己的父亲，“我必须去阻止他们”，珀罗普斯心里面这样想着，走向了那个院子。

五

是夜，深蓝色的夜空里有无数的星星，天上一弯新月，打出一层淡淡的月晕。夜色下的天空一片深蓝：

像筛子筛麦粉

星星的眼泪在洒落
微弱的星光下，伫立着一个人影。

珀罗普斯赶忙拔出腰间的宝剑，蹑手蹑脚的走上前去，确定这个人的身份。

“我的孩子，你来了啊！”坦塔罗斯用威严而低沉的声音讲话。

“哐当”一声，珀罗普斯的剑掉在了地上。

“父王，是你啊！”珀罗普斯小心翼翼的确定道。

“你这孽子，竟然对着我刀剑相向。来人啊！”

说时迟那时快，庭院两边的门里突然涌入了一队护卫军，一个个擎着火把。油脂燃烧的呛人烟雾将这个夜晚都搅扰了。护卫队很快就拿下了珀罗普斯。

“父王，这是怎么回事？不是你让我这个时候来这里见你的吗？”珀罗普斯在护卫军的手里挣扎着身子，大声询问他的父亲。

“怎么回事？我还想问你呢，半夜三更，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又为何对我擎出宝剑？”坦塔罗斯厉声道。

珀罗普斯明白，此时已是百口莫辩。他只是觉得他的世界不在了。

他的眸子黯淡了。昏暗火把的映照下，坦塔罗斯似乎点了一下头，坦塔罗斯明白，他就要背上如此声名丧命，也知道父王的旨意即是如此。

“传我命令，将我这混账儿子压入大牢，我要将他碎尸万段。”

第二天，珀罗普斯的事情传遍了吕狄亚的西庇洛斯，坊间更是有不少人议论。

“听说了吗？珀罗普斯竟然想要杀害他的父亲，真是个不孝子，他罪有应得。”路人甲说。

“不过我觉得珀罗普斯是一个虔诚的人啊。他对他的守护神，不，不止他的守护神，对所有的神灵都很虔诚。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弑父的举动的。”和他在一起的路人乙说。

“我看啊！”突然一个嘹亮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他们害怕的不得了，因为他们这样一轮对珀罗普斯遭遇的讨论，没准会给他们招来杀身之祸。

那个人像是看透了二人的心思，又说道：

“你们两个不用害怕，刚才的话我不会说出去的。酒家是个粗人，不过我可是虔诚的信仰者宙斯哩。”他故意用粗鲁的口吻和那两个人说话。此人正是张三，那个受邀去品尝仙酒的宾客。

“我看啊！”他接着说到，“珀罗普斯也是喝了他爹带回来的仙酒，才起了弑父之心吧。”张三用刻薄的口吻说道。

“二位，跟我走吧，我请你们喝酒，我要好好讲述咱们这位伟大的国王坦塔罗斯，宙斯的儿子，吕狄亚的西庇洛斯的国王。”

至于张三如何和路人甲和路人乙觥筹交错、大快朵颐；又是如何勾肩搭背，无话不谈，这里不再赘述，诸位看官请随我接着回到王宫的大牢里。

六

王宫昏暗的大牢中 狭长的走廊里，两狱卒上

狱卒甲：“我们的大王真的是冤枉了他的孩子啊，我记得珀罗普斯殿下……”

狱卒乙：“不准叫他殿下， he 现在是犯人。” 有点上级对下级的命令口吻

狱卒甲：“有什么关系嘛，反正只有你知道。”

狱卒乙：“那也不行。你如果执意叫他殿下的话，我可就不理你了。”

狱卒甲：“好吧好吧，我不叫就是了。珀罗普斯真是个好人的，我记得他有时候还会来到这阴暗的牢狱里，和那些囚犯讲话，了解他们的心声，疏导他们的心情，分发食物给他们。对于那些不相信神灵囚犯，他总会一遍遍的前来说服他们。他用动情的言语

讲述神灵开天辟地、造就人类、帮助人类，一步步的让我们有了今天。你真该听听，可惜我这张拙嘴，不能复述给你听。当时真把我说的是热泪盈眶。我跪倒在珀罗普斯面前，像面对神灵一样膜拜他，而他只是谦恭的把我给拉起来。我真心为我们这个国度，有如此一位王子感到骄傲。可惜你当时没有去听。”

狱卒乙：“哼！有什么好听的。”

狱卒甲：“好了好了，让我们看看那个可怜的人。”

狱卒乙：“要去你自己去好了，我可不想搭上我自己。”

狱卒乙下

同前

某一处死囚房中，珀罗普斯、狱卒甲上

狱卒甲：“可怜的人，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

珀罗普斯：“是谁？是哪位可爱的人，要在这阴暗的大牢里为我提供帮助？让我走上前去，好好看清他的容貌。”（珀罗普斯走向狱卒）

珀罗普斯：“哦，可亲可爱的人，虽然我不记得你，但是此时你于我，就是温暖的炉火。”

狱卒甲：“殿下，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您曾经多次来到大牢里探望不相识的犯人，我多次听您对犯人的谆谆劝导。再次听到您高贵可亲的声音真是太好了！可惜，您瘦了，还比往日要腌臢，我可以偷偷的给你运来美酒和食物，也可以为您打几盆水供您洗漱。只要殿下是这方面的需求，多少次我都愿意。”

珀罗普斯：“善良的人啊，谢谢你的好意！纵使清水能够涤荡我的躯壳、美食能够改善我的面色；可我这颗受伤的心，却是什么也不能疗愈的。在此以前，我无屑于我的肉神，管他是多么饥饿、肮脏，一切的一切都不能让遭受一切的我更伤心了。好心人，不要问我发生了什么，这样我的心灵就会不堪重负，没准没能讲完我就离开这尘世。只是善良的人啊，如果可以，请为我的囚房开一扇窗吧，这样我能看到闪耀着光辉的奥林匹克，能看到太阳神赫利俄斯的日辇，能听到我的守护神——波塞冬卷起的大海的波涛。只有这样，我的心灵才能得到一点点安慰，好心人，你能帮帮我吗？”

狱卒甲：“殿下，这样一个需求超出了我的能力。我恐怕不能帮您。”

珀罗普斯：“好吧，好心人，依然感谢你来看我。现在你请回吧，我要把双眼埋藏于黑暗中，由泪水清洗我的灵魂。”

狱卒甲：“殿下，我这就告退。虽然不能帮你这么做，但是我会去宙斯的神庙里去，替你诉说你的心愿。愿宙斯保佑您！”

珀罗普斯：“谢谢您！谢谢您！好心人，拜托了！”

珀罗普斯下

宙斯的神庙

狱卒甲上

狱卒甲：“尊敬的宙斯，我本没有资格在这里和你诉说。不过我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来的，我是替高贵的珀罗普斯而来的，他的虔诚的心灵一定早为你所知。我相信他高贵的灵魂，更相信您的伟大，因此我前来此地，要诉说珀罗普斯的心。他是一个高尚的人哩，他常常来到大牢里，和囚犯们谈心。对于那些不信仰神灵的人，他会好言好语的劝他们。对不起，伟大的宙斯，我的嘴实在是太笨了。就在今天，我去找这位可爱的人，

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我想为他提供饮食和清水，这位心地善良的人因为伤心拒绝了这一切。他只想要一扇窗户，来看到诸位神灵的足迹，他那动人的言语想必您知道了。所以如果可以，请您满足这个行将死去的人的愿望吧，伟大的宙斯。”（狱卒甲虔诚拜伏）
狱卒甲下

珀罗普斯囚房外

珀罗普斯上

珀罗普斯：“是我听错了吗？为何我的耳畔响起雄鹰那撕裂天空般的叫声？”

墙壁响

珀罗普斯：“又是谁？是谁要救我吗？不，不要救我，我这受伤的心灵，即使你把我救出，我也不会痊愈的。我只想要证明我的清白，让我这高贵的灵魂不再蒙受污名。”

一缕阳光洒进

珀罗普斯：“这是怎么回事？阴暗的大牢里，竟然会有阳光洒进，不是我的幻觉，就是神灵的伟力。”（珀罗普斯抬头）

珀罗普斯：“伟大的宙斯！伟大的宙斯！感谢你满足了我这样一个行将赴死之人的愿望，一直到了冥王哈迪斯那里，我都会歌颂您的伟大。”

大牢的墙壁上，赫然出现了一个窗户，窗外苍鹰奋力搏击长空，海洋呼啸着涌向大陆，高高的穹宇中，太阳神赫利俄斯驾驶着四批火马拉就的日辇，将光明洒向弗伦大陆的每一个角落。

七

坦塔罗斯是宙斯的儿子，吕狄亚的西庇洛斯的国王，他是个富有而地位显赫的人。坦塔罗斯人类的心却使他迷失了自我，他偷取天上的美酒分给宾客，为了自己的虚荣心而挑战众神。

珀罗普斯是坦塔罗斯的儿子，他的守护神是海神波塞冬，他是一位虔诚的敬神者，不久就会被处死。他的死囚房充满光亮，那是借由诸神为他开的窗而洒进来的一抔清水般的阳光。珀罗普斯昼夜不停，虔诚地向宙斯祈祷。

珀罗普斯行刑的时候到了。公告散落全城，午时三刻，开刀问斩。

据说那一日的西庇洛斯，因为这位虔诚王子的处刑，热闹非凡，人群从四面八方赶来，堵在去往刑场的路上；不仅如此，街道旁边的行道树，刑台周围的房子上，都密密麻麻爬满了人。四面八方都是人群的嗡嗡声，好似一群苍蝇。

“咱家听说他是半夜想要杀他爹，真是罪有应得，瞧他在处刑台上跪着祈祷，他那是害怕哩！”身材矮小，一半脸埋在阴影里的路人甲眯着眼睛说。他踮起脚尖，还是看不见处刑台。

“你这厮胡说什么？你有见过这位可爱可亲的大人吗？我可是被这位大人帮助至今，如今这位恩人即将离世，我却什么也帮不了他。他这样一位大人肯定帮助了千千万万的人，他不会记得我的。但是我多想再见一面他的面孔，虽然此时他肯定瘦了，清秀的面庞上也必然写满了疲惫；可是他的双眼一定是和先前一样清澈明朗，眼神疲惫中却透露着真诚。”路人乙啜泣的诉说着，这是为老伯，他在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亲人了。

且说下面的观众，大致上戴着这红白二色面具。且不管人们的看法如何，眼中的景物如何，心里的感情如何……每一声叹息，每一声哭泣，每一个人脸上不同的表情，都仿佛时间的倒数，一秒又一秒到达预定的时间。

高台上的珀罗普斯，为这短暂的时刻而欢欣。距离午时三刻越来越近，他的身子就将越来越多的投入光明。人声嘈杂，但在珀罗普斯耳边的只有大海的波涛声；狭长的云

朵排列在天边，天空因此显得开阔而低垂，但珀罗普斯眼中只有寰宇中向他驶来的日辇；阳光纵然刺眼灼热，但珀罗普斯眼中只有奥林匹克上方永远燃烧着的神火。对他来说，人间充满了黑暗，只剩下这神火如灰色小岛，于夜之大海独抱沉寂。

子时三刻到。

“尊敬的宙斯，”珀罗普斯用皲裂的双唇，慢吞吞的吐出这几个字，他昂首挺胸，合并双腿，然后徐徐说道，“只要我的灵魂还存在，我都将歌颂您的伟大。”

话音刚落，刽子手手起刀落，珀罗普斯的项上人头滚落在高台上，最后端端正正的立在那里；他的身子，也保持着先前的姿势。他的嘴角，似乎挂着一丝微笑。

此时太阳神赫利俄斯的日辇正驶过他的头顶，阳光直射在吕狄亚的西庇洛斯。已死的珀罗普斯，全然投入光明中，他的身下，没有一丝影子。

八

此时的坦塔罗斯，正和他的众嫔妃嬉戏调笑。本来他还是希望向往常一样，在他的王宫开一场盛大的宴会，但王宫的大臣死命拒绝，他只好去光顾他的后宫三千佳丽。

这三千丽人，个个生得肤白貌美，娇艳欲滴，眉目流转间暗送秋波，十分讨人欢喜。可惜人数太多，坦塔罗斯只是像婴儿对待一些事物的态度一样，只知其为必要，却不知姓甚名甚，只管像一张网一样，一把捞过来三五美女，便开始他这天的消遣。

已是正午时分，对于送入后宫的瓜果肴饌，坦塔罗斯提不起一丁点胃口，把面前的食物打翻在地；回想起前几日在奥林匹克上面吃到的仙界的食品 and 美酒，他不禁咽了口水，可是想却不能管饱，坦塔罗斯有意无意间叹了口气，引得怀中的美女个个蹙起眉头，一个个关切的追问：

“大王您是怎么了？”

“是啊，我看您今天可是一丁点都没吃下去呢。”

“准是大王今天脾胃不佳，快去传御医来！”

“是啊是啊，快点传御医啊！”

坦塔罗斯徐徐抬起了手，示意怀中七嘴八舌的甜美佳人停下来。

“我不是不舒服，”他的眉头倒是这时候开始拧起来，“只是想这仙界的食品，终归是比人间的食品要美味的多啊！”

众嫔妃这才理会大王的用意，一个个搭起腔来。

“可不是嘛！这仙界的食品，对于大王您这种尝遍珍馐美味的人来说，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这种小人物呢！大王，快给我们讲讲，仙界的食物滋味如何，我们好从大王的描述中，沾一沾福分。”

“是啊是啊，大王您就给我们这群小女子讲一讲嘛。”

坦塔罗斯的眉头这才放了下来，嘴角不知什么时候上扬了起来，开口说道：“大王就给你们开开眼！”

这时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转移了坦塔罗斯的注意力，众嫔妃也把头扭向外面，看看会发生什么。跟着脚步声的，是一声悠长的吆喝，揪着每个人的心。

“报——”，一个走卒跪在门外。

“宣！”

“珀罗普斯王子，已于子时三刻问斩，特此来报。”

“下去吧。”

“是！”

坦塔罗斯面对着众妃子，面不改色，欲拾起刚才的话头。突然他莞尔一笑，众妃子不解其意，正待大王解释，他却突然起身。妃子们个个被蒙在鼓里。走到门口的坦塔罗斯，留下一句神神叨叨的话：

“人间的食物与天上的肴馔不可比，但天上的神仙也是如此嘛？”说罢即离开众妃子。

一边，一群人抬着一幅空棺材，将这个国家最虔诚的王子珀罗普斯匆匆下葬。“国王有令！贱民不得跟随仪仗队，违者杀无赦！”在殡葬队前面的仪仗队这样开路。刚才的晴空万里，此刻已是阴云密布。太阳神赫利俄斯掉转他的日辇，不忍心再看到可怜的珀罗普斯，这一天的白天要比以往更加短暂；波塞冬挥舞起三叉戟，再重重的插进地面里，乌云密布的天空便飘起了雨丝，倾诉着守护神的悲痛；宙斯单手掩面，天上雷声滚滚，昭示着他的愤怒和不满。弗伦大陆上，吕狄亚的西庇洛斯，每家每户门口，都插上了白色的雏菊——天真、和平、希望、纯洁的美以及深藏在心底的爱（雏菊花语）。

另一边，坦塔罗斯威逼利诱他的厨师，准备为诸神献上一桌“满汉全席”。

九

坦塔罗斯是宙斯的儿子，吕狄亚的西庇洛斯的国王。他家财万贯，地位显赫。为了挑战众神而处死自己的儿子珀罗普斯，并把他做成了一桌子菜。

坦塔罗斯让众神的使者赫尔墨斯帮他邀请奥林匹克山上的诸神。赫尔墨斯踏着云彩去奥林匹克，不久就带来了宙斯为首的众神。光辉的城市西庇洛斯，将会因此在历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坦塔罗斯的宫殿，自不用说，为了迎接诸神的降临，已经被仔仔细细装点：里里外外挂上了鲜艳的花圈，娇嫩的花枝沾着晶莹的露珠，为了在来客经过时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而反射新生朝阳的光辉，绽开阳光般的笑颜，似乎是对来者频频示意；空气中弥漫着的，来自遥远国度的，神秘的香气让人以为误跌入了仙境；打扫过的地面纤尘不染，处处铺着红色的地毯；甬道上精心摆弄的插花，纤细的花枝，硕大的花朵，斜溜着排成一排，煞是好看；那些妙龄侍女，个个穿着金线穿织的绸缎，露出象牙般的肌肤，个个生得是娇滴滴，有诗为证：

昔有佳人，明眸流转。巧笑嫣然，顾盼生辉。

“本王的宫殿，可不比奥林匹斯山上的宅邸要差啊哈哈！”环视了一圈以后，坦塔罗斯情不自禁的笑了起来。正说间，宙斯一行诸神来到坦塔罗斯的宫殿，侍女一众纷纷低身行礼，唯独坦塔罗斯面如春风，上前迎接他的父亲。

“父王，自上次一别，多少时日过去了，暌违暌违！”坦塔罗斯说，一面期待着看到父亲眼神中对周围布置的哪怕一丝一毫的惊艳。

“Yeah, it is. Nice to see you again.”

宙斯突然用一种坦塔罗斯听不懂的语言和他交流，而且全然忽视周边的布置；众神也是如此，他们对周围的布置并不去正眼看。坦塔罗斯吃了个闭门羹。他不甘示弱，随即进入了主题。

“那么还请父王和诸位大人移步到大殿，儿等好好款待，今天咱们不醉不归。”坦塔罗斯有点不怀好意的说道。

“Well, let's go.”

餐桌上，果然摆满了一桌子菜，既有宫廷菜肴之特色，又有地方风味之精华；既有烧烤、火锅、涮涮锅几乎不可缺少的菜点，又有地方烹调的特色，扒、炸、炒、熘、烧等兼备。

“父王，请！请！请！”待众神坐定，坦塔罗斯对着围绕圆桌而坐的诸神开口道。

“Well, please.”

诸神却不动筷，只有谷物女神德墨忒尔心不在焉的尝了一口，她正思念自己被抢走的女儿。坦塔罗斯并不觉得奇怪，这时用筷子夹起一块肉，准备放在宙斯的盘子里。

“Bold son, you know the sin?”

坦塔罗斯见宙斯说了一嘴鸟语，不解其意，但他看到宙斯的眼神，闪着冷冷的光芒，他不禁汗毛直流，冷汗倒流。

“父王可有事？”坦塔罗斯噤着说了这么一句，他试探地看了看宙斯的反应。

“How unreasonable!”宙斯怒喝一声。

坦塔罗斯的筷子刷的掉到了地上，他颤抖着身子，看着暴怒的宙斯。

“父王，我可是您的儿子，你可要相信我对你的衷心啊。”

“I'm going to put you in hell.”

宙斯又是一声咆哮。坦塔罗斯赶忙跪倒在宙斯面前，

“父王饶命，儿子我只是一时糊涂，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坦塔罗斯高呼道。

“You will no longer have a chance. Look at the child you killed yourself before you go.”

宙斯和其他神祇纷纷把撕碎的男孩的肢体丢在盆里。命运女神克罗托将他从盆里取出，让他重新活了过来，可惜肩膀上缺了一块，那是被德墨忒尔吃掉的，只好用象牙补做了一块。看着面前重生的珀罗普斯，坦塔罗斯全然明白，他试图挑战诸神是多么愚蠢。坦塔罗斯，这次已是劫数难逃了。

他闭上了眼，不去想要发生什么。耳边响起父亲宙斯那依旧听不懂的话语，但他明白，已经到此为止了。

“Now just go...”

待他再次睁开眼，坦塔罗斯已置身地狱。

他的身下是涌动的泉水，波浪就在他的下巴下翻滚；在他身后就是湖岸，岸上长着一排果树，结满了累累果实，树枝被果实压弯了，吊在他的额前。他只要抬头朝上张望，就能看到树上蜜水欲滴的生梨，鲜红的苹果，火红的石榴，香喷喷的无花果和绿油油的橄榄。坦塔罗斯狐疑起来，面前是地狱还是天堂？若是天堂，为何他会来此地；若是地狱，又怎会是这般场景。他将手徐徐伸向了面前的水果。



十

可是，等他踮起脚来想要摘取时，空中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把树枝吹向空中。珀坦塔罗斯又试了几次，皆未果。他最终选择暂时放弃，没准一会风就停了，我就能吃到这甜美的水果了，坦塔罗斯心里面这样想着。

刚才的那一阵活动让他有些累了，因为全身浸在清冽的泉水里，他没有出一丁点的汗，不过他觉得有点口干舌燥，便想弯腰喝就在嘴边的水。可是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他只要弯下腰去，想要用嘴喝水，池水就会立即从身旁流走，留下他孤身一人空空地站在一块平地上。坦塔罗斯这次没有挣扎太久，反正我泡在这水里总不至于渴死，“我还不稀罕你这臭水呢”，他自言自语道。

就在他不打算喝水的时候，泉水又再度涌了上来；不仅如此，刚才把树枝吹向空中的大风也停了，平静的湖面，兴不起一丝波澜。依旧是那泉水、依旧是那果树、依旧是挂在树枝上垂到坦塔罗斯额头的蜜水欲滴的生梨，鲜红的苹果，火红的石榴，香喷喷的无花果和绿油油的橄榄。

坦塔罗斯心里面和它们较起了劲。他开始一个劲的自然自语。

我可是谁？会稀罕你们这种东西！笑话，我可是宙斯的儿子，吕狄亚的西庇洛斯的国王。向你们此等凡物只不过是入不了我眼的生糙东西。什么？你这泉水说你自己甘冽无比？那你可真是在放屁。我可是喝过仙界美酒的人，你们这些没有味道的水，又怎么能和满口醇香的美酒相比？什么，你这相貌平平的水果竟然说自己甜美多汁？那你是没有吃过仙界的水果，仙界的水果只消吃一个，就能消弭所有的痛苦和不安，让人忘记现实，觉得像是深入了天堂。若是我从天界带下来给我的宾客们吃的话，他们必然会在一阵沉默后爆出种种称赞。你这种只能填报肚皮的果腹之物，又怎能和我吃到过的水果相提并论呢？

坦塔罗斯如此发泄了一通，才觉得心中被捉弄的怒气消散了一点。他开始探索这个小池子，却发现原来他在一片阴凉之下，他抬头看去，不由得吃了一惊。他连忙换了一种腔调，忙不迭地说：“宙斯父亲在上，儿子我刚才只是一时昏了头，才说出如此不敬重之话语，您老一定要能容忍我的任性，我会好好改过自新的。”

原来坦塔罗斯看到，在他的头顶山，悬着一块没有任何依靠的巨石，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取了他的性命。

十一

坦塔罗斯是宙斯的儿子，吕狄亚的西庇洛斯的前国王。他因挡不住内心里面的诱惑而冒犯众神，如今被打入地狱。宙斯为了惩罚他，让他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可望而不可即的诱惑——甜美的水果和甘甜的泉水；同时也让他付出了代价，让他永身永世的领会到人类在神明面前无根的漂浮的命运——那颗巨石悬在头顶，无声中诉说着这一切。

三天过去了。

三天是多久？只是三天而已吗？不，那是对于处于幸福中的时候。当你处于磨难的时候，对时间的体验就会拉长。只是 72 小时而已吗？不，对于遭受命运般捉弄的人，用小时来记数他心中的煎熬是远不够的。亦或是 4320 分钟？也许这样还算可以，但是坦塔罗斯遭受的，不只是无情的捉弄，还有在关于自身命运的提醒，那颗大石，不仅悬在他的头顶，还压在他的心头，让他坐卧难安。这三天，对于坦塔罗斯来说，是 259, 200 秒，由上一秒到下一秒，无时无刻，他都在滑向痛苦的深渊。

坦塔罗斯如是说：

美味的果实，可怜可怜我这个人吧，在地狱里要永世遭受这样的苦难；诺，树枝，吊着这样果实一定很累吧，不如把它们放下来，顺着水流，这些甜美的果实就能进入我的口中果腹。诺，果实，你长得这样甜美多汁，不就是为了能够消弭人们的饥饿吗？来吧，纵身一跃来到水中，来到我的身边，我会轻轻地捡起你，细细地品味你，连你的果核都不浪费。

坦塔罗斯巴巴地望着岸边的果树，可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没有一颗果子掉下来；靠近果树时大风依然会将树枝吹向风中，而硕大的果实就像是被绑在树上一样，没有一个落入水中。坦塔罗斯打消了吃果实的念头，他听到耳边就是泉水拍打自己声音的汨汨声，然而此刻他的喉咙干渴，他望向水，似乎是沉默了一阵，然后开始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吐出来一大堆话。

塔塔罗斯如是说：

甜美甘冽的泉水啊，在我眼里，世界之河的水都没有你此刻于我意义重大。我已经三天没有喝水了。正常的人三天不喝水哪个不会丢掉性命？但是现在我已明白，我只是丢失躯壳的魂灵，我无法死亡，却仍要感知到肉体的折磨。圣洁的水啊，垂青我这个受罪的人吧，天底下有谁要永远遭受如此的折磨。像宝石般澄澈闪耀的水啊，只需要一小口，浸润我的喉咙就行。

坦塔罗斯恭恭敬敬地弯下腰去，曾经当国王时的威严庄重清晰地写在他的脸上，可是这份庄重，这份威严，却也没能挽留水从他身边溜走。坦塔罗斯目瞪口呆，俄顷，坦塔罗斯猛地朝水面挥了一拳，愤怒染红了他的脸，凶狠的眼神似乎在燃烧着，显得他拧在一起的五官愈加狰狞。命运在此嘲讽着他，刚才他激起的浪花飞溅到身后的果实上，更显得那些果实的甜美多汁。而看到此，坦塔罗斯却没有着眼于身后的果实，他突然萌生一计，他使劲拍打水面，张着嘴接天上坠落的水花，水花却一丁点没有进入坦塔罗斯的嘴里，而是总在就在坦塔罗斯即将接住的时候突然加速着落入水里，连一丁点涟漪都泛不起。此刻，他没有放弃，因为短暂的希望让他的大脑再度灵活，他又想到，可以趁个不注意猛然潜入水中，狠狠喝一口水。可是，恰巧就在他要付诸行动的前一刻，一点

真好！

看到这里我才想起了本文的标题。

平时所不屑的，任何人或物，都有可能是绝境中的救命稻草。

也不能再前，一点也不能再后，恰巧在那一刻，水从坦塔罗斯的身边溜走，而坦塔罗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架势只是让他吃了个狗啃泥。坦塔罗斯怒火中烧，他心里面升起了对所有事情的厌恶和不满，他觉得这个世界真让人恶心，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突然开始大骂起来。

坦塔罗斯如是说：

可恶的宙斯，可恶的奥林匹克的诸神，你们这群杂碎，身为神灵，居然对我做出这种事情。我要把你们一个个痛骂，让你们的名字在我的嘴里连蛆虫都不如。直到你们某一位现身，和我决斗，让我用罗马人的方式战死沙场，也不愿为了我愚蠢的儿子而受到这样的痛苦。把我的灵魂撕碎吧，让我早日原理这痛苦的泥沼。

到此，三处如是说。无助妥协→恨恨恨恨。

万恶之首的宙斯，我要先从你开始。你这仙界的统领，不过只是一个好色鬼；不仅如此，你在餐桌上的讲话真让人对你大跌眼镜。以前我是尊敬您的，但是现在我要把你的贪婪好色，自以为是全部讲给地狱里的人。

坦塔罗斯正说时，忽然听到，石块落入水中的声音。一石激起千层浪，就是这清脆细小的叮咚声，在坦塔罗斯心里却如同当头一棒般。他登时吓得脸色苍白，冷汗直流。他不仅停止了咒骂，转而开始疯狂地祈祷，疯狂地赞美奥林匹克的众神。

还是想着“生”

十二

一周过去了·····

有人说，跑马拉松分为两个阶段，而分水岭就是你肉体的痛苦最大的时候。在那以前的每一步，痛苦只会一步步加深，每一步都沉重无比，似乎是驮载着山河湖海一样；而当你越过这个分水岭，你的所有痛苦都会消弭，你要做的只是像滑翔机一样，坚定而有规律地迈出每一步，最后直达终点。坦塔罗斯的经历多少与之类似，但是他在面临痛苦的时候还要被所见所感提醒着他的苦难和境遇。他可能已经渴到了极点，以至于对渴已经没有切身的感受了，但是耳畔响起的流水声，似乎是在告诉他水有多么甘甜，此时喝一口水是多么快意的事情；他可能也已经饿到了极点，可是空气中弥漫着的熟透了的水果的香气，又勾引着他的味蕾，分泌出的胃酸让他烧心般的难受；他可能想死已经想到了极点，可是头顶的巨石给他的，只是 Memento mori①而已，所以他不会想到死，坦塔罗斯，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的，是生，是活着的快乐。

能看到啊却得不到哎呦我的小心脏

坦塔罗斯如是说：

我是坦塔罗斯，诸神之王宙斯的儿子，吕狄亚的西庇洛斯的国王！尘世中的人们，你们哪一个有我地位显赫？就算你们也是神明的子孙，可是身为伟大富庶的西庇洛斯的国王，你们这群凡夫俗子，有谁能够比我更富有？我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我显赫的身世，不仅得到了人们的尊重，还得到了诸神的认可。你们可曾去过奥林匹克神殿？就算去过，你们可曾在那里和诸神共进午膳？到这里已经是凡人的极限了。可我不止如此，我还能随心听取诸神的谈话，和诸神像朋友般交谈，那种感觉仿佛我就是神一样！你们又怎能够理解这般伟大的我？你们不能理解，当我宴请宾客时，那种阔气的排场，整个大殿的人都带着尊敬的眼神注视着我，尊称我为高贵的国王；你们不能理解，当我回到后宫，迎接我的都是怎样沉鱼落雁的美女，她们一个个投入我的怀抱，夜夜笙歌，春宵苦短啊！你们又怎会理解？作为拥有了世界上一切财富、名望和权势的男人，他的所思所想呢？

坦塔罗斯突然停下来，不知道是累了还是怎么了，他叹了一口气，停止了讲述。“拥有了一切的人，竟然会落到这步田地·····”，他似乎这样想着，坦塔罗斯保持着最后的倔强，闭口不言，倒向水中。水位随他一起下落，坦塔罗斯躺到了河床上，水位和他的下巴一般高，他做了一个大大的深呼吸，闭上了眼睛，坦塔罗斯此刻很累很累，他闭上眼睛，打算好好睡一觉。

注：①Memento mori：拉丁语，可译为：“记住你只是一个凡人”，“记住你终有一死”。

十三

就在坦塔罗斯阖上双眼，沉入无意识的休息没多久，水却绕过坦塔罗斯的嘴巴往他的鼻子里面钻，坦塔罗斯一下子被呛醒，他忙不迭地站起身，像匹马般打起了响鼻，之后擤出鼻子里面的水。他觉得脑袋发沉，鼻子像是被穿了个孔一样难受，他红着脖子，叉着腰，弓着身子，喘了好大一会气。短暂的遭遇已经让他眼睛充血，布满了血丝的眼球，几根几根黏在一块的湿漉漉的睫毛，以及他恍惚的眼神，无一不在透露他此刻的疲惫和抓狂。坦塔罗斯突然开始觉得很冷，这是他之前在水里没有体会到的，每一次波浪的涌动都会让他倒吸一口气，寒冷作用下，坦塔罗斯的全身争先恐后地起了鸡皮疙瘩。坦塔罗斯在水里抱着自己，一刻不停的打着寒战。偏偏祸不单行，饥饿接踵而至，他觉得肚子似乎是要开一个口子，可是这不仅是痛苦的过程，还是一个他无力解决的过程。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简单，这时候，他心有余，力有余，而上天的捉弄却让他只能白费力气而无法解决加在自身的痛苦，只会因为自己无谓的挣扎陷入更深更深的痛苦。

恍惚的眼神，
抓狂？

坦塔罗斯愤怒的咆哮嘶吼着，事到如今，他知道身后的水果，下巴下的泉水，只是他可以看到却无法得到的，可是新的痛苦的催逼下，他不能平静的想着这一切。他愤怒的拍向水面，他把浪花高高扬到自己的头顶，让坠落的水滴洒在他的身上。坦塔罗斯仰望天空，转着身看着这些水滴的降落；他把更多的水抛向头顶，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征兆的，突然爆发出了一阵笑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那笑声，真不知道是包含着什么意味。

坦塔罗斯突然收敛了笑容，用一种和上一秒完全不同的严肃口气说起了话。

坦塔罗斯如是说：

真是可笑！宙斯你还有神界的家伙们，没有想到你们是这样会折磨人的家伙，平日里看你们在奥林匹克山上一个个摆出一副危言危行的架势，没有想到，你们远比你们看起来更正直哩！让我在无休止的轮回中经历这样的苦难，可真有你们这群狗屁杂碎的哈哈！

这是真正的放
开了吗？舍
了“生”

真是可笑！知道了你们这样的一面，人们却不说你们是多么残忍，而只是称道你们的伟大，不论你们是在理还是不在理。人们这般盲目地称颂你们，与其说是因为你们的伟大，倒不如说是惧怕你们那狭隘的心灵。仙界的雅典娜，智慧、战争、纺织的女神啊，你给我听着——你的祭司美杜莎，她对你是多么的虔诚，为了成为你的祭司而选择终身不嫁。可是你的兄弟波塞冬意乱神迷，侵犯了她。你非但不惩罚你的兄弟，却要将美杜莎变成一个怪物，从此各路英雄们都以杀她为荣，美杜莎不得不开始她的逃亡。众神之王宙斯——你这老淫虫，为了得到人间的美女，你无所不用其极。为了接近丽达，你化身天鹅，哦！多么讽刺，一只天鹅！然后让她怀孕；为了接近欧罗巴，你化身公牛，与她配合，然后把她驮载到另一个大陆，让她孤零零地生活在一片新大陆上。你们美其名曰这为天命，不过是神力对人世的欺骗！你们这仙界的众神，哪个不是劣迹斑斑？你们只是力量过于强大，没人敢和你们唱反调而已。

嘿嘿

真是可笑！真是可笑！哈哈，坦塔罗斯还没笑完，一块飞石落下，坦塔罗斯便晕倒在水里。原来不远处，有两个人正往这边走，大概是听到了什么声响。坦塔罗斯晕倒在水里，没了声响，两个人走到这里，却只是看到一连片的沙漠，地上有个人躺下时留下的浅坑，然而周围没有一点足迹，像是天外来物一样，二人虽对此展示出兴趣，但终于是挨不住时间的催逼，匆匆离去了。

十四

二人走了一段，当距离刚刚不能听到坦塔罗斯的喃喃自语时，坦塔罗斯又被水给呛醒。诸神毕竟是仁慈的，他们现在已经决定了，只要坦塔罗斯说的话没有人能够听到，
这。。。

就任他说去吧，毕竟在如此的折磨中，坦塔罗斯已经慢慢开始丧失心智。

一个月过去了.....

痛苦中的时候，有人会选择幻想，有人则会选择回忆。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寒冷的圣诞夜，滑燃一根根火柴，在幻景中看到“温暖的大火炉、喷香的烤鹅、美丽的圣诞树，慈爱的奶奶”，在幻想中和奶奶一起飞向天国去寻找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生活。而坦塔罗斯则擅长回忆。因为他不像卖火柴的小女孩，贵为神胄和国王的他亲历过的生活本来就是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在对过去的朝思暮想中，他心里那一念头，再次浪花般涌了出来——拥有世界上一切的男人，竟然会落到如此田地。可是坦塔罗斯依然很倔强，这次他非但没有平静下来，反而暴跳如雷。

坦塔罗斯如是说：

杀掉一个儿子又能怎样？把他做成一桌子的食物又能怎样？宙斯施于我的惩罚是多么残忍，而我还是宙斯的儿子！他让我无穷无尽的经受折磨，而我至少给我的儿子一个痛快。什么，你说我让我的孩子背负恶名？可是现在充斥于西庇罗斯的，哪里不是对他的赞颂？而我则沾上了恒久的臭名，这是多么不公平！天上的诸神啊，你们可曾了解人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浅显的世俗难道诸神都是不懂的？当他们轻易地宣判了许多人的死期，而只是轻描淡写地名曰天命的时候；当他们因为愤怒毁灭人间，而只是理所当然地当做神的本职的时候；当他们违背人世的伦理道德，而只是倨傲地不容解释也不容异议的时候.....我只是杀了一个儿子，他们的道德感便油然而生，要把我打入地狱，要时时刻刻折磨我。我的任何理论在他们的面前都是不管用的。神总是自私丑恶的，人间的那些瞎子算命的人，一定是被他们给灌输，而为神灵的一切做辩护，他们把惨遭神明毒手的人说成是天命，又拼命歌颂他们的伟大，呵呵！真是一部伟大的红与黑哩！是的，我对神明不敬如何？可是全知全能的诸神又何必屑于我的不敬，或者说，他们对我态度的置之不理才真能突出他们的伟大。可是现在一切皆已明了，他们不但是道貌岸然的、心狠手辣的、睚眦必报的，更是不辨是非的、愚不可及的双标狗。

突然，恍惚中他看到一个人影，虽然影影绰绰，但是熟悉的样子让他心惊。坦塔罗斯如是说：

在向我走来的那个人，你是谁？在这无休止的折磨中，是谁派你来这里的吗？是要给我以陪伴和消遣吗？不，不必了，天上的那群混蛋不会有如此好心；况且你的身影是那么的让我熟悉，熟悉到让我心惊，我请你快快离开！虽然你可能真的是一个好心人；

你这个不知是善是恶的人，为何还不停息你的脚步。既然你一言不发地向我走来，那你就是要取我性命了。哈哈，那更好，你简直无法理解我的痛苦，这地狱般永世的折磨，来吧，撕碎我的灵魂，即便彻底无缘于人世的轮回，我也不愿意多忍受一刻的痛苦。

啊，你的鼻子，你那微微显现的嘴唇，为何那样像我的孩子。好心人，请你摘下行装，露出你的脸，我要知道是哪个孩子来看望他一落千丈的父亲。

那个人徐徐摘下了裹着头的帽子，他的一身行装，一看便知是为了沙漠旅行而准备的。但是坦塔罗斯这样的念头却被对来人脸庞的惊讶所冲淡。

坦塔罗斯如是说：

珀罗普斯，我的孩子！没有想到，在我如此对待你的情况下，你是第一个来看我的，我的孩子，父王我对不起你啊！

坦塔罗斯突然开始抽泣起来，这是他自己没能想到的，这对有性命纠葛的父子，见面竟不是面红耳赤的争吵，而是互相哭泣。珀罗普斯从开始看到他父亲的

遭遇就开始哭泣，父亲赤身露体躺在沙漠里，接受着太阳的炙烤，许多天来都没有一口食物一滴水。父亲看起来非常疲惫，但一点也没有消瘦。

坦塔罗斯平息之后，开始问候他的孩子：

我的孩子！你简直就是诸神的奇迹，这样的你怎么会来到地狱里，莫非，你已经死了？我的孩子，世界对你真不公平，死了第一次还要死第二次。父王我对不起你啊。还是说你是继位了之后来嘲笑我？如果是这样，孽子，那你就早早离开。

“父王，我并非死去，也并非继承了王位，您死了以后，西庇洛斯一度陷入了混乱，我是被特洛伊国王伊洛斯赶走的。您的国家此时是一块大蛋糕，谁都想分一块来吃。”

“父王，我不便与你多言。你也不要告诉我你对诸神的不满。父王，看到你的遭遇让我很伤心，你可能会怀疑诸神，但是你不要怀疑虔诚的力量。父王，我不愿多看你一秒，你的痛苦让我撕心裂肺，尽管过去您曾杀害我，但我不怨你，因为我虔诚的爱着你。父王，愿你虔诚地回看过去，愿你早日解脱。”

说罢，珀罗普斯飞一般的走了，很快就消失在坦塔罗斯的视线外，这样的速度让他怀疑儿子珀罗普斯一定是乘着西风之神的云朵，否则肉体凡胎又怎能够有这样的力量。

十五

坦塔罗斯如在梦里一般。发生的一切都太快了，儿子突然来看他，又突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离开，还和坦塔罗斯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坦塔罗斯越想越不是味道。坦塔罗斯如是说：

可恶的宙斯，一定是你又来折磨我，并要让我屈服。你以为我是那样愚蠢的男人？你错了！宙斯啊宙斯，你这个，不，你们这群天神个个都是愚不可及的，个个都是自以为是的。不要以为你的小伎俩能够骗得到我！

“不要怀疑虔诚的力量！”坦塔罗斯心中，猛然浮现出珀罗普斯泪眼婆娑，啜泣着和他说的话。坦塔罗斯心里一惊，有那么一秒钟，他真的动摇了。但是他心底对诸神的怨恨致使他再一次出言不逊。坦塔罗斯如是说：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我是不会被你们所改变的，我是伟大的西庇洛斯！你们就不要和我较劲了，最后输的一定会是你们！

“不要怀疑虔诚的力量”，那一句话再度回荡在坦塔罗斯的脑袋里面。这个时候他回想起的是他还是国王时，宴请诸神并被识破时，珀罗普斯从大锅里和着汤水站起来，肩胛骨那里是一块象牙板，那时整个大殿都寂静无声，只有珀罗普斯低声的呢喃和湿漉漉的头发上汇聚的水滴落在锅里面时那一声声的“滴答”，“滴答”。一声声好像在叩问人心。

现在坦塔罗斯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的心里面正在激烈地左右摇摆。正当这时，那句话又出现了。“不要怀疑虔诚的力量”。这次坦塔罗斯脑中浮现的是珀罗普斯临刑的时候，那时候他正在他的后宫中和妃子们嬉戏调笑，根本没有在刑场；午时三刻到，珀罗普斯的脑袋从脖子上搬了家，但是，这是坦塔罗斯惊愕地看到，儿子珀罗普斯的嘴角流露着爽朗的微笑。

坦塔罗斯凝神注视着这奇怪的微笑好久，不知不觉，他也笑了，同时，眼里流下了热泪。

“不要怀疑虔诚的力量……”

无言的微笑，似乎在对坦塔罗斯说：“父王，我知道你贵为神胄和国王，但是您如此亵渎众神，终归是会被惩罚的。父王，我不怪你杀害了我，毕竟您是我

的父亲，父为子纲。我能如是只是因为我的虔诚，我相信命运早已对我作出了安排。我要做的就是虔诚地信仰者天神，或者说信仰着命运。父王，我知道你一定不相信诸神、不相信命运，但是你要相信虔诚...父王，如果我还能活过来，我一定会告诉你说，不要怀疑虔诚的力量。”

孩子！你办到了，感谢你，我的好心孩子！你有如此善良的心肠，又有这样纯净的灵魂，我既对你感到愧疚，又为你感到骄傲！虽然我对诸神已经失去了信任；但是正如你说的，不要怀疑虔诚的力量，我决心放弃信仰诸神，转而信仰虔诚，感谢你孩子，感谢你如此教导我，虽然我知道，你肯定更愿意我信奉天上的诸神……坦塔罗斯如是说。

天神宙斯收起袋子里的金粉，那些金粉能够根据神的意志制造幻象。许多天以来一直关注着坦塔罗斯的宙斯，黑着的脸上难得出现了一抹亮色。

十六

坦塔罗斯是宙斯的儿子，吕狄亚的西庇洛斯的前国王。他出身高贵，富有无比。被一个念头蛊惑的他，试图去挑战诸神的权威，在残忍杀害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他自己也被打入了地狱，直到时间的尽头都要遭受苦难。

在地狱的日子里，坦塔罗斯累过、哭过、咒骂过、崩溃过，然后接着疲惫、哭泣、咒骂、崩溃。然而儿子珀罗普斯的探望却打断了这样一个循环，坦塔罗斯开始认真思考起来。

坦塔罗斯如是说：

什么是虔诚？虔诚是什么？真是奇怪，一些稀松平常的话咬文嚼字起来，竟然是那样的让人费解。难道虔诚是说恭敬而有诚意吗？可是这样一来不是正合了天上那群老混蛋的心意吗？在对神以外，难道虔诚就没有任何的范畴吗？不，一定是有的，一定是有的！

坦塔罗斯在水中费力地踱步，他的眉头稍稍聚在一起，出生以来的第一次，在他的眉宇间显现出认真。

什么是虔诚？虔诚是什么？真是奇怪，那被我拉到刑场处刑的儿子，竟然会来到地狱里面看我，是虔诚的力量支持着他吗？难道虔诚是爱，是无休止地宽容他人？不，我做不到；我的儿子这般理解我，他要告诉我的肯定不是这样的意思。当时他在想什么呢？

坦塔罗斯在水中住了脚步，迟疑着，终于他迈出了下一步，又接着刚才开始思索：

儿子得知自己即将死亡的时候，到底是怎样想的呢？可恶，我这混账脑袋并不知道我孩子的品性。这也难怪，毕竟儿子处刑的那一天，我可是正在后宫和我的三千佳丽嬉戏调笑。并且……

坦塔罗斯停下了脚步，似乎是很艰难地迈出了下一步；

并且炮制了把儿子做成一桌子菜的想法……

坦塔罗斯再一次停住了，这次间隔时间更长，但是当他再次迈步时，他的步伐充满了坚定。坦塔罗斯如是说：

也许虔诚就是用自身的想法去思考对方的处境吧，因为对于我这样一位父亲来说，了解我的儿子是我所不擅长的，因此我能做的最多只有换位思考了。若我被别人加害，我一定会对那个人怨恨有加，不管那个人是谁，一有机会我就会立即报复他。不，这些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无能为力也应该有所改变。是的，如果有人试图残害我的性命，那么我会怨恨他。如果这个人是我的父亲，那么，老天啊，恐怕没有比这更让我伤心的事情了，我也许会开导自己说父为子纲，但是对

待生命的留恋恐怕会让我背弃这一套。可是我的父亲生下了我，一开始绝非是不爱我的；他对我一定是满怀期待的，父亲如今要杀了我，一定是因为父亲的心智出了问题，事到如今我只好以死的方式来警醒父亲，让他恢复正常。或许这样的一套对我的父亲宙斯来说是不管用的吧，但是对广大人世来说多多少少也是适用的吧。与其说这是我设身处境，倒不如说是我所能做的对儿子心理的最大还原，因为我还尚未拥有如此善良的心肠，尽管我的心灵已经开始警醒。可是这样的还原却让我自己惴惴不安，因为我作为父亲，竟然伤害了一个待我如此赤诚的孩子。难道说，这种惴惴不安的感觉就是虔诚？不，不应该是如此。当然，虔诚有时会带来痛苦，可是儿子嘴角的微笑说明他并非痛苦；然而也并非单纯的快乐而已。人们向诸神祈祷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心情吧，做得好了，就会为自己感到高兴；做得不好了，就会感到痛苦难堪，教义好像一面镜子，以之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不相信什么信仰，更不相信天上的诸神，对我来说，或许就是以儿子为镜子吧，然后真实的面对自己吧，对我而言，这就是虔诚吧。

十七

坦塔罗斯是宙斯的儿子，吕狄亚的西庇洛斯的前国王，因为自己的倨傲得罪了天神，现在被打入地狱，承受直到时间尽头的煎熬。在地狱的日子里，坦塔罗斯经历着周期性的情绪崩溃，直到坦塔罗斯的儿子珀罗普斯来看他。和儿子短暂的会晤在他的心里激起千层浪，坦塔罗斯听从儿子的话，决定信仰虔诚的力量。坦塔罗斯认为，所谓虔诚，就是以儿子珀罗普斯的角度，去真实地面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身在地狱中的坦塔罗斯，不知不觉间开始了他的反思和忏悔。

坦塔罗斯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儿子珀罗普斯，坦塔罗斯如是说：

亲爱的孩子，作为父亲，我夺去了你的生命，当你的生命正如夏花般绚烂时；我对你那颗善良的心而言是怎样一个伤疤般的存在。不知有多少次你可能会想到要敬爱我这样的父亲，又不知有多少次脑海中又会浮现我要杀你的情形。孩子啊，你是多么痛苦啊！作为父亲，面对你我是多么的羞愧啊！虽然我恨天上那帮诸神，但我感谢他们救了你，因为他们又把你送到了我身边，尽管我们已经阴阳诀别，但是作为父亲，我衷心愿望你能够活得健康和快乐，我的孩子……

在回忆完儿子珀罗普斯以后，坦塔罗斯想起了被他戏弄的众宾客，坦塔罗斯如是说：

席上诸位宾客，如今也不知各路仁兄是如何了。可笑我坦塔罗斯，不以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为傲，反而以能见到天神的什么东西为傲，我真的是太浅薄了，何况我并非有真的见到多少。非但如此，对待诸位，其实我欲款待的心也不是那般强烈，与其说我那叫款待，不如说是一种炫耀吧。诸位喝的仙界的酒也是我狗急跳墙时自己随便兑的，味道自然不会好。坊间盛传的 999.99 米，也是我不安时派人去测量的。诸位大人都尊重我坦某，一直没有拆穿我。可是，对于用如此的心境来邀请你们，我感到十分的抱歉……诸位，现在我已驾鹤西去，人间的事情我也并不是十分了解，诸位的近状也不得而知。对于我虚荣心式的邀请，也请你们原谅生前我的浅薄和愚昧，这些是我现在突然意识到的。

坦塔罗斯现在讲了好多话，许多话是说出来的，也有许多话是只在心里面出现的。长久以来只有一个人，坦塔罗斯就是这样掺和着自我表达。此刻他却忘记了口渴，冥冥中似乎有这一种力量，在推着他，继续前往更深层次的思考。

渐渐地，女人、性爱、青春和所作所为……人世间的各种有关生命的命题蜂拥而至，像风暴一样，席卷了坦塔罗斯。坦塔罗斯有种苏格拉底的感觉，在一层层自我盘问、自我忏悔中得到生命的真谛。一瞬间，他觉得心里面轻松快乐很

多。

可是这样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坦塔罗斯忽然叹了口气，坦塔罗斯如是说：亲情、友情、女人、性爱、青春和所作所为，这些纠缠人生的问题，在此刻儿子善良心肠的帮助下，我都能够看的很明了。可是这样，一个新的问题就来了，即便我看的如此透彻，可是我现在身处地狱中，身处一汪水中，不能参与人世的轮回，无法把我的所知所感付与行动，也无法告知他人。或许宙斯对我的折磨不是肉体痛苦的折磨，而是在清晰地认知了自己以后不给我一个机会，永远关上了我的那一扇窗，从而在无限的时间中，只能浩叹我的生命——我无穷的生命，明明在我手里，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或者说，此刻我改变了，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表现上的差异。这才是对我的真正的惩罚啊！

此时地狱里第一次沉入夜色，一轮明月升至高空，清冷的光芒照亮广袤的荒芜。不远处的水面上倒映出一个小月亮，和天上的月亮交相辉映。夜色亮而潮湿，水面上飘起了淡淡的水雾。就在这一刻，坦塔罗斯突然清晰地意识到，时间对他来说已经定格。在不知何为归期的将来，坦塔罗斯将一直经历着“乌托邦”美梦的折磨。

坦塔罗斯禁不住留下了眼泪，月光中，他的背影仿佛一团雾霭，和水汽一起弥漫着升空。

后记

写这个故事，是因为想到坦塔罗斯在地狱中无休止的折磨中，一定会疲惫、哭泣、咒骂、崩溃，会经历一定时间的情绪循环。觉得光是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就很有素材可写。但是光写这些东西似乎只能表达一些消极的和不好的东西，于是加入了一些积极含义：把怜悯的眼光照到坦塔罗斯身上，设想他很快懂得变成一个很好的人，然而却因为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参与人间的轮回，只是有纸上谈兵的气势，或者说是乌托邦式的无可安放。本文写作不在于写他的痛苦和不安，而是借由此表明：一个现世中的人，不仅会痛苦和不安，不仅会受到各种诱惑，不仅会感到力不从心；还有能力，有机会，有时间去变得更好，去成为一个更优秀、更 useful 的人，本文写作目的，如是而已。

原来如此

2020 年 09 月 03 号 庚子鼠年七月十六